

續碑傳集卷十六

江陰繆荃孫纂錄

內閣九卿

光祿寺卿興縣康公神道碑銘

程恩澤

道光十有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前湖南巡撫康公薨越明年其孤兆奎以武進李兆洛所爲行狀乞余銘神道之碑余故知公者故剴其大要以顯焯之按狀公諱紹鏞字鏞南別字蘭皋其先自陝遷山西清源數傳至登有又自清源徙興縣今爲興縣人曾祖萬方祖惇俱縣學生贈資政大夫江南河道總督生基田官南河總督次基淵卽公考也與兄皆以進士縣令起家歷官江西廣信府贈封如例公兄弟七人於次居五資性過人年十二廣信公歿於任執喪如成人乾隆壬子科舉山西鄉試嘉慶己未科成進士引

見用兵部主事補軍機章京充

會典館總纂修官歷兵部郎中鴻臚寺少卿通政司參議大理寺少卿鴻臚寺正卿公之官大理也當嘉慶十八年林清首亂畿南山東河南教匪響應公方隨扈塞外作小冊備書三省阨塞險要及將弁能否兵

如戕官例難盡行多設苗官未爲有益反益生事惟詳考其所轄道里遠近可歸併者缺出不補以次漸裁庶無後患欲陳奏之未發也而適值六年水災其醴陵茶陵數縣城郭皆敗壞民田廬無貧富皆盡捐輸不可行而費用廣視安徽旱災事尤劇分率司道分行撫卹拯民於高阜而棲之行糜粥及藥物棺槨乞

恩展振及修屋宇費皆得

俞旨公伯父河督公善言水利公幼習之撫安徽時修隄堰於濰河北股河以遏黃水由減水滾水諸壩軼入靈璧宿州者又築捍江隄千二百丈於無爲州之黃絲灘及湖南水災後復澧州田侵入夕陽湖萬四千五百畝排水去污皆可耕其不可耕者萬一千八百畝豁免起科分別奏行至道光九年入

覲陳苗疆事宜

上命與督臣熟籌之議未定而公入爲光祿寺卿旋致仕道光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卒於河內里第年六十五公直軍機十年受

特達知巡撫四省

賜天府圖書稠疊優渥所建立多灼灼可指白而公常慊然未盡與僚

其用二十四年調任廣東時總督祝

嘏入京兼署其任明年三月入

覲奉

命於回任時赴豫察視馬營壩及儀封漫口

今上元年有

旨查辦陋規公奏數千言大意以陋規入奏似非政體若奏減其數則不減者官吏皆明目張膽視如廉俸而已減者且額必私增若盡裁之官不能堪反益病民議遂寢在粵二年先後緝獲劇盜會匪數十案行旅以安是年六月入京署禮部左侍郎奉

命偕相國松筠赴浙查辦事件丁顧太夫人憂服闋以禮部侍郎出爲廣西巡撫旋調湖南巡撫苗疆自故按察使傅公鼐經理之畏帖者二十餘年公視事後卽修葺傅公所築碉卡二千餘處禁民人毋得入苗疆射利以兆釁端洞庭湖多盜環湖州縣以水上道里遠近不明相誘避盜不時得公定其界址爲圖常置左右嚴徵巡令無文武無敢不用命編查漁舟如保甲法盜無所容而公猶以苗疆自初平時官其桀驁者羈縻之今日久倚官作威致凌犯自相殺不治則損威治之則法重

如戕官例難盡行多設苗官未爲有益反益生事惟詳考其所轄道里遠近可歸併者缺出不補以次漸裁庶無後患欲陳奏之未發也而適值六年水災其醴陵茶陵數縣城郭皆敗壞民田廬無貧富皆盡捐輸不可行而費用廣視安徽旱災事尤劇分率司道分行撫卹拯民於高阜而棲之行糜粥及藥物棺槨乞

恩展振及修屋宇費皆得

俞旨公伯父河督公善言水利公幼習之撫安徽時修隄堰於濰河北股河以遏黃水由減水滾水諸壩軼入靈璧宿州者又築捍江隄千二百丈於無爲州之黃絲灘及湖南水災後復澧州田侵入夕陽湖萬四千五百畝排水去污皆可耕其不可耕者萬一千八百畝豁免起科分別奏行至道光九年入

覲陳苗疆事宜

上命與督臣熟籌之議未定而公入爲光祿寺卿旋致仕道光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卒於河內里第年六十五公直軍機十年受

特達知巡撫四省

賜天府圖書稠疊優渥所建立多灼灼可指白而公常慊然未盡與僚

友言每深慕孫文定陳文恭之爲人也事太夫人竭情承歡不計費多寡深友疏客莫不意滿配

封一品夫人趙氏子二兆奎正二品廕生刑部直隸司郎中記名以道府用兆臺國學生孫錫齡縣學生與齡成齡椿齡億齡俱幼以道光某年月日葬於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謹出納以裕封椿不積而贏是師研桑日肄金版補苴泰平要隘允猶可治川治兵饒數大事雄略偉斷憑陵談笑懦者悚懣事君事親有古名臣我稔知之於洞庭之濱流丸甌臾公稔知之我銘幽宮實無愧辭

又光祿寺卿康公行狀

李兆洛

曾祖萬方縣學生贈資政大夫江南河道總督晉贈振威將軍

祖惇縣學生贈資政大夫江南河道總督晉贈振威將軍

父基淵進士官至江西廣信府知府馳贈中憲大夫晉贈振威將軍

安徽巡撫兼提督

妣孫氏王氏俱馳贈恭人晉贈一品夫人顧氏馳贈太恭人晉贈一

品太夫人

公諱紹鏞字鏞南號蘭皋其先自陝遷山西清源又自清源徙居興縣

天語溫洽至此真不啻家人父子矣蓋公事母顧太夫人至孝而顧太夫人自服髮以後僑居異地持家課子備極劬勞自公釋褐卽迎養京寓體氣甚憊忽於十七年秋微感寒暑而次日吐下惡物無數宿疾盡去自是飲食漸加目昏復明齒落重生髮白還黑論者謂其吐下天然倒倉之法非公孝思所感不能致此擢鴻臚卿時謝恩

召對蒙詢家世甚悉故

上知之也抵安徽當歲大浸被旱者四十餘州縣飢民徧野待哺孔急公核各州縣倉穀積貯既乏司庫錢糧又不足用鄰省皆災無可挹注不得已先屬各牧令勸紳商士庶出資各卹其鄉眾輸銀至九十萬兩米麥至七十餘萬石益以帑銀數十萬兩分別被災輕重戶口多寡分撥銀數揭示遠近俾眾咸知而官吏扣減侵冒之弊除然皖省最爲災區靡歲不歉卽靡歲不振故尤重積貯而是時藩庫存款僅三十餘萬兩其借支款項實有出而無入於是釐剔弊竇嚴杜借支催提上下兩忙屬庫存款奏銷時遇有州縣應領之款卽爲畫抵正供錢糧以省一領一解之費各州縣既受實惠而庫貯增多三年之內實存正項錢糧三百二十九萬八千餘兩較異時已十倍矣升安徽巡撫兼提督宿靈

會典館纂修官本部郎中鴻臚寺少卿通政司參議大理寺少卿  
 駕幸遼陽木蘭五臺皆扈從自以備官禁近得窺政要勤於趨職不事  
 結納專心掌故以周知當世之務爲急而董文恭公戴文端公盧相國  
 蔭溥皆倚如左右手所讞大獄數十以平允爲主哀矜勿喜十八年直  
 隸奸民林清倡亂畿南山東河南句結響應公方隨扈卽以各省應行  
 防堵之處及將弁姓名曾否經歷行陣所轄兵數作一小冊自隨  
 上詢問各要隘將弁當軸卽以其冊進

上由是知其才可大用有鴻臚之擢焉遂奉

命偕文協揆孚馳赴山海關審大名民人司敬武之獄司敬武者同夥  
 十餘人向傭於熱河及關外之錦州是秋聞亂馳歸及關司關者誣以  
 預知逆謀赴關外糾約其長馳奏械送刑部

上以其無左驗疑之特命公率犯集訊盡得其教供誣陷狀劾其長論  
 弁兵如律出司敬武等罪復

命稱

旨受特達之知實自此始出爲安徽布政使陞辭日  
 上命之曰爾有老母皖江一水可通無慮迎養

故今爲興縣人也高祖曾祖皆績學不仕祖英偉闊達不治生產家貧喜購書籍教子弟悉口授無所遺嘗曰吾以墳籍遺子孫其爲田宅也多矣邑有張成者負人千金憂且死見而憫之許爲代償旣而成死竟立詣債家曰吾與張有成言不可食遂易張券爲己券畢償之其行義如此廣信公兄弟始舉進士兄基田官至南河總督廣信公歷河南嵩縣甘肅皋蘭知縣肅州知州江西廣信府知府所至勸農桑修水利興學校禁溺女皆有成效爲一時循吏生七子次綸鈞嗣河督  
賄贈其父母者也公次第五生而岐嶷資性過人是時功令分經取士廣信命公兄弟各習一經而公得禮口講指畫悉能通解動止必循禮法其立身端直蓋本諸庭訓爲多年十二廣信歿于任執喪毀瘠如成人隨顧太夫人扶櫬回山西陸行至河南懷慶府將度太行山行陡峻虞於重大而河督方爲河北道公請命焉遂葬廣信公於濟源公奉母顧太夫人僑寓河內縣中道村益自刻苦於學河督有知人之鑑嘗顧公曰此子氣宇不凡他年必出人頭地也乾隆壬子舉山西鄉試嘉慶己未會試中式以部屬用籤分兵部補軍機章京在直十年歷本部主事員外郎充



壁二州縣民稱濰河北股河隄堰坍塌連年被水皆由江蘇峰山天然各窟減水下注二河所致而峰山窟引河又逐漸淤平不能容納加以新建虎山腰滾壩分洩黃水其勢更大一當開放黃水四溢民田廬舍盡被淹沒遂成積歉之區急宜修築公親往相視舊存民堰果皆殘缺不完奏請興復以資保衛潁州鳳陽泗州界連河南江蘇宵小易於竄匿而洪澤湖大江阜陽亳州水陸奔轅向爲私梟捻匪出沒之所因其扼要繕完卡房設立巡船多撥兵弁分番緝捕先後禽治李才楊七等五十餘名奏置之法奉有除莠安良化邪反正之

諭而梟匪斂跡水陸肅清商賈便之又築無爲州黃絲灘臨江隄千二百餘丈以衛民田奏豁堰廢田畝正耗銀九十餘兩米七十餘石飭各屬買補倉儲穀麥四十七萬餘石以備緩急之用整飭營伍責成鎮將實力訓練務使糧不虛糜卒成勁旅更於暇時擇撫標中年力精壯者每日五十名入內射堂輪番校藝再購募精於技勇之人爲之教習而時賞罰之蓋以

國家二百年來文武並用無偏重之見故雖有奸民屢次煽亂皆不久殄滅勢如拉朽者職是之效也故自幼卽習騎射而歷官所至必繕完

器械料簡卒伍躬親訓練增防要隘爲慎守封疆之重非止詰盜而已其在湖南尤爲用武之地則捐廉製造擡槍數十桿分給撫標二營演習施放務令嫻熟以備不虞及

今上十二年彘人滋事猶賴其用焉調廣東巡撫督臣赴京祝

嘏兼攝其任巡緝洋面稽察夷船隨事整頓無不盡力斥浮華以敦風俗崇節儉以養廉恥官方民俗咸知兢惕時嘉慶二十四年也明年三月陛見時河南馬營壩大工方合龍而南岸儀封又成漫口

上疑之奉

命於回任時赴豫將現在漫缺口門是否無工處所挑挖引河有無不如式之處察訪情形據實具奏蓋知公不欺也

今上元年會同督臣遵

旨覆奏查辦陋規其略曰粵東負山濱海盜會諸匪甲於他省公用以緝匪爲大宗捐攤賠補次之辦公雜項又次之粵東州縣歲入所藉專在兵米折價歷久相沿舊規官民相安緣粵東產穀稀少全賴粵西湖南兩省接濟故民間皆願折納地方官代爲買穀碾支百數十年循照已久若概收本色事涉更張轉滋擾累其餘雜稅及舟車行戶鹽當規

禮或有或無不能一律此粵東陋規與州縣辦公之大概情形今欲明  
定章程立以限制其中有窒礙難辦勢不能徑情直行者卽如兵米折  
價一項

朝廷取民歲有定制抑且應徵本色折取卽爲違令今以例徵本色例  
嚴浮收之正供忽明著甲令許其折價許其多取無論

國家輕徭薄稅斷不值因辦公費用誤蒙加賦之名且卽以折價而論  
在馴謹花戶雖照舊規完納而刁生劣監頑抗百姓多不能一一照數  
有於正數之外絲毫無餘者更有正賦之內收不足數者州縣以浮折  
事屬違例往往將贏補絀自行賠補今若定以折收額數則所浮之價  
卽爲應納之數設有短少似難辦理又粵東兵米零尾掛欠頗多須州  
縣先爲墊解是照正項尙不能年清年款設經明定浮數其挂欠代墊  
恐較前尤甚況貪官污吏視所加者爲分內應得之數以所未加者爲  
設法巧取之數聞之雍正年間議將地丁火耗酌給養廉當時議者謂  
今日正賦之外又加正賦將來恐耗羨之外又加耗羨八九十年以來  
錢糧火耗視昔有加不出前人所慮前項折價與從前增收火耗事實  
相近卽能明查暗訪堅持於數年之間亦斷難周防遠慮遙制於數十

年之後夫兵米正額各州縣有定數折收之價粵省有通例其不能行  
向如此况雜稅等項名目不一或此地有而彼地無或此地多而彼地  
寡願者減其數以求悅黠者浮其數以取贏究之浮者已浮數已定而  
難改減者非減事甫過而復加是此時毫髮未盡之遺卽將來積重難  
返之漸其中更有恃蠻行戶刁滑商人向不完納平餘致送規禮今以  
案經奏定數已申明在官視爲宜然在民視爲非舊兩相脇制互爲稟  
呈上司旣不能指爲官吏分外婪索予以糾參又不能因民間不繳陋  
規懲以官法爾時辦理更形掣肘是雜稅等項之難辦較兵米折價尤  
甚也再四思維實無萬全良策且各項所入旣有陋規名目今逐款臚  
列上瀆

聖聰於

國家體制似亦未協夫弊去其太甚事不外舊章臣等受恩深重於查  
辦此事萬不敢畏難推諉而專有窒礙不敢不將情形據實密陳應請  
照常辦理并隨時稽察如有於常額之外多取絲毫一經訪聞輕則撤  
參重則治罪並督率司道等官訓諭府廳州縣力行節儉屏除浮費并  
將攤捐款項查明可以裁汰者加以裁汰可以勻減者加以勻減庶幾

以儉佐廉量入爲出省一分之費用卽以紓一分之民力入奏時惟兩江總督孫玉庭奏爲能知大體如此在粵二年先後緝獲劇盜劉老晚徐亞六劉康佐會匪黃竈朗薛亞倡陸文進等無慮數十起凡久逋巨盜皆獲而商旅安枕矣是年六月奉

旨來京月候簡用署禮部左侍郎旋奉

命偕松相國筠馳赴浙江查辦事件途中丁願太夫人憂服闋仍署禮部左侍郎俄授廣西巡撫廣西地處邊陲土苗犛獯雜處盜賊會匪滋甚粵東公至嚴禁土司科派擾累其應徵錢糧有不循舊章格外加多於土民黃添保京控案奏明禁革土民土目之逞刁捏控者亦懲治如律寬嚴互用撫馭得宜劫盜稍戢旋調湖南巡撫湖南界連黔粵控制苗徭山谿險隘夙稱難治而苗疆自傅按察薰經理以後民得安枕而臥二十餘年矣然其輕心易變惟不激不苛以馭之耳公上事後卽循照傅公所築碉卡二千餘處一律繕完并禁民人潛入苗峒盤駁射利以起釁端飭地方各官鎮靜撫馭不得繳繞內修武備增製火器勤心操練以爲思患豫防之計而洞庭湖爲眾水之匯巴陵安鄉華容龍陽沅江湘陰諸縣環其四面夏秋水漲周圍八百餘里納沅漸無辰敘酉

禮資湘九水故又謂之九江支流汊港演漾四盜爲重險奸民往往竄居湖中爲行旅患而盜藪所在沿湖州縣輒以地界不明彼此不任致不能究詰公以輿圖所載道理探測水程分限界址爲圖置諸座右以時省覽檄地方文武並水師營汛依限巡徼毋少縱弛其湖中漁船停泊所在檄令倣保甲例某處漁船若干漁戶若干編審籍記而盜賊無所容跡矣澧州夕陽湖上承涇水下洩洞庭兩岸皆垸田上下夕陽二垸在湖之南魏家木浪熊家烏衣夜鶴大池六垸錯列其東北地低下洩水不暢上下夕陽魏家三垸積水不能耕種前撫臣奏准豁除額糧而近年以來木浪等五垸亦連年被水其錢糧蒙恩展緩已久公至以爲上虧國課下匱民生不有疏刷何以克復舊貫遂檄道府督率州縣官計畝履勘知上下夕陽垸近來設法疏消湖水平緩泥沙逐漸淤高可以耕種惟魏家垸仍未涸出不能復業至木浪等五垸當湖水直冲無從宣洩丈得夕陽二垸可耕之田萬一千一百餘畝濱湖淤田三千八十餘畝其木浪等垸實在不能耕種之田亦萬一千八十餘畝奏明可以復業者分別起科完糧積水難疏不能耕種者並予豁除以紓民力

詔從之先是道光六年六月醴陵攸縣茶陵三州縣連日淫雨如注而江西萍鄉陡發大水從醴陵橫流而下一夜水高丈餘城池廬舍盡遭淹浸同寮驚駭莫可措手公卽日率司道分途撫卹先於高阜處所架蓋席棚援渡棲止製散饘餅設廠煮粥資其口食其房竈雖遭水淹尙可棲止者量予銀米而漂流淹斃之人予棺掩埋並檄附近州縣碾運倉穀以備散放卽日馳奏懇將三州縣實在貧民先賞一月口糧其無力下戶坍塌草瓦房屋照例給與修費又奏三州縣猝被水災房廬蓋藏衝刷一空向來可以支持之家亦成極貧之戶隆冬飢寒情殊可憫懇加賞一月口糧而來春青黃不接之際米必騰踊口食維艱請預於附近州縣中酌留倉穀以備平糶其被淹田畝分別輕重蠲緩俱蒙允准九年陸見奏言苗疆設立苗弁員數過多當日平定之初擇其有才而桀驁者予以名器原寓羈縻於撫馭之中迄今年久生齒日繁苗弁閒有凌虐苗人設或激成事端難以苗人自殺苗人然不能不以戕官論辦理殊費周章而一時又驟難裁革擬詳考其所轄道理遠近可以歸併者遇有事故缺出懸缺不補徐圖歸併則無裁革之名而苗弁自可減少似亦防微杜漸之道

上諭回楚後與督臣熟計行之督臣以爲事近更張將來或致生事沮不行明年奉

旨來京另候簡用補授光祿寺卿又明年京察吏部帶領三品以下京堂官引見奉

旨降四品頂戴休致於道光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歿於河內縣里第年六十有五公體貌恢閎持躬彊直忠孝之性出於自然自以部員三年洊階

簡任旬宣遂荷封疆重寄感激奮發審官詰我知無不爲朝夕孜孜不敢暇逸言語議論稱心而出無所隱曲寮屬不肖不輒舉劾先教誡之教誡之而有不可然後劾之事母至孝所在迎養而顧太夫人春秋八十有餘長日無事飯後或致優伶演劇三四以盡其歡而自奉儉約其在湖南廣西餽饑日不過干泉在安徽其長女出閣或有以珠進者公嚴卻之曰以是污我豈尙有不信者於是操守益勵其節廉亦天性也未嘗一顧生產舊有薄田數百畝竹園數十畝在太行山下才足自給而涖官所至故舊親戚以貧乏來者無不分俸周之各得其意尤重師誼業師黃東井大令罷官家居旣爲刻其詩文歲時饋問不絕又爲其



子桐孫孝廉報捐鹽場大使其於鄉黨則助成三晉會館興縣崑山書院倡家塾創宗祠購置書籍以爲宗族子弟習讀之用其於學博涉經史究心經世之務長于奏牘當務達情不爲飾說區處公事無瞻徇顧慮之念或不爲巨室所喜其於

本朝名臣嘗慕孫文定陳文恭二公之爲人也歷四省巡撫蒙

恩賜

高宗純皇帝聖訓

仁宗睿皇帝聖訓

御定書籍

御製墨刻

御製詩文集及歲時頒賞

御書福字鹿肉野雞藥錠之類不可勝紀配夫人趙氏

覃恩誥封一品夫人子二兆奎正二品廕生刑部直隸司郎中記名以道府用兆臺國學生孫錫齡縣學生與齡成齡椿齡億齡俱幼兆洛前官安徽鳳臺於公爲屬縣及爲公子兆奎師從公於廣東知公爲詳故錄其行事爲狀以備史官采擇焉

通政使司副使喬君墓志銘

辛從益

筆珊喬君卒京師之八月將歸葬其鄉其孤用遴囑余文其藏余於君  
同年中最知厚敢不諾而銘諸君初名遠煥字賁山官顯後值禱雨奉  
睿皇帝御筆改遠瑛遂字筆珊湖北孝感人也世居洪二里曾祖方岳  
祖士偉並有令德父曰志行字訥菴乾隆乙酉舉人品學重鄉閭著有  
凝香書屋文稿三代皆以君貴

贈資政大夫曾祖妣張祖妣周母氏夏繼母氏胡並

贈夫人兄弟三人長遠炳庶吉士今官刑部郎中季某早卒君幼穎特  
有神童稱甫離乳夏太夫人教之識字口授唐詩百餘首皆能記誦六  
歲入塾訥菴贈公以從學者眾且家貧欲壹意督其長者令君習耕牧  
君私取案頭書集及古文選本流覽試詰之歷歷能背覆私學詩文出  
語驚人同學以告贈公始決意課讀十四應童試郡守蘇公拔榜首學  
使胡文恪公取入縣庠第一旋丁外艱人言贈公聞喜大笑而終云超  
等食餼戊申雋於鄉庚戌以二甲

朝考入選用主事分戶部江南司兼山東司學習性敏慧鉤稽一切吏  
不能欺補陝西司嘉慶戊午升貴州司員外明年晉陝西司郎中壬戌

擢山東道御史君入臺後自以職司耳目雖奉查倉巡城之任未足盡言責銳意建言前後條陳甚多如言濟漕務也則請清查私典屯田贖歸運丁言誤支軍需處分也則請各按銀數定重輕言賠款宜分別也則請萬兩以上量緩追限又以贓罰庫案久未成讞請議處刑部堂司各官皆奉

旨允行甲子丁繼母憂服闋補福建道御史擢刑科給事中疏言戶部管領庫銀要犯萬青請通緝又請

敕督撫嚴飭州縣速結訟案捕要犯並

允行劾湖北臬司周某劣款署鍾祥縣黃某相驗騷擾濫責庠衿周旋奪職遣戍黃降四級調用聞者快之其未準行者如山東運使鍾某改御史郎中他重聽年衰者請勿爲例又請以陳良從祀

聖廟皆有關政典壬申巡視西城轉掌戶科尋擢內閣侍讀學士晉太僕寺少卿值林清之亂疏請宣揚教化以正人心有

旨宣行道光壬午轉通政使司副使體素充腴食量過人以目翳過服涼劑驟消滅今歲夏初構疾遂卒君自服官後凡三典文衡嘉慶戊午典四川鄉試庚申戊辰分校北闈所薦多知名士今夏奉

命視奉天學病不克行識者惜之爲人謙退溫厚處事安詳閒有齟齬必婉商人咸樂與共事尤篤於倫常少失怙恃事繼母如所生與兄遠炳友愛白首無閒兄子用遷成進上多勸成爲文有氣魄而曲盡情理無微不入如長江大河滔滔千里隨科坎皆盈也詩清麗工對偶有奇氣惜多散佚僅存詩三卷賦一卷今古文各二卷嗚呼君學行著鄉里信僚友身歷

三朝服官勤恪奏議裨國是益民生可不朽也已生乾隆辛巳月日歿道光癸未月日配張氏

封夫人子一用遊蔭生候補州吏目以某年某月日葬某銘曰

荆山挺秀漢水鍾英橋公之胄世載賢聲篤生茂德體碩神清外含溫潤內鑒精明雄文冠郡穉齒騰名春官才拔農部政成效忠言路馳譽文衡冰霜臺肅桃李門盈宏羅國俊廣益民生京堂妙選

宸簡增榮三旬綸閣十載同卿怡怡兄弟奕奕簪纓天懷夷曠世味淡營方司龍納遽赴鶴迎新阡冬樹宿草春萌垂麻詰嗣永奠佳城

太僕寺卿盧公家傳

尚裕

公姓盧氏諱浙字讓瀾號容斧武甯人祖全萬考宏達及妣皆以公貴

贈如例公宅心醴粹少卽溺學逾冠補諸生食餼乾隆五十三年鄉試中式嘉慶元年縣令舉孝廉方正公以丁外艱力辭四年會試中式授戶部額外主事久之補福建司主事升陝西司郎中前後兩充本部則例館纂修官尋授掌福建道監察御史巡視濟甯漕務兼辦河道屬吏有饋獻者卻之書役有需索者懲之是年漕艘抵通州較恆期獨速一時驚異擢兵科給事中巡視中城轉工科掌印二十三年四月八日都下風沙蔽天天昏黝如夜移時乃赤霽

詔求直言先是十八年林清滋事賊首俱伏誅惟逆黨祝現等未獲員弁藉緝捕爲名大爲民害公上疏詳陳其弊請禁緝捕以安善良

詔褒納之旋升光祿寺少卿出督河南學政頃之授通政使司參議仍留督學道光二年還

朝疏請湯斌從祀孔庭

詔從之於是斌所私淑之呂坤所師事之孫奇逢後數年皆爲廷臣奏請從祀時人以公請從祀與請禁緝捕兩疏皆係民生學術之大莫不想望風采推爲正人後遷內閣侍讀學士歷通政使司副使晉太僕寺卿以十年七月二十有七日卒於位年七十有四公官科道學政時所

建白多奉

旨密奏莫能詳述爲學遂於易少授徒饒州著周易經義審合義理象數爲一書成門外產芝三本人以爲瑞徵通籍後教授不輟生徒多掇巍科去泊督學校士日坐堂皇無倦容所下條教皆采書史中粹語切近可行河南士風爲之一變公以禮繩躬仁治內外武甯舊無試館公捐俸倡建親友告急雖囊空必多方濟之而自少至老學無虛日所著有周易說約春秋三傳評注讀史隨筆三惜齋詩文與周易經義審共數十卷多行於世

南昌後學尚銘曰余慕公而未獲見比游成臯得交公之猶子鴻翥及其子光吉頃鴻翥以書狀求作公傳余辭不敢當而婁澗筠明府謂余君雖守古文之例不爲大傳而可爲家傳乃案狀而次之第在鄉先達中最爲純正厥生蕪筆恐未足以闡揚萬一也

通政司副使顧公墓志銘

程恩澤

公諱蕪字希翰一字吳羹號南雅其先世自江甯遷吳縣有貞孝先生名國本者載吳縣祀典爲公五世祖曾祖漸考授州同知祖階升考應昌俱

贈中議大夫妣汪氏淑人公中嘉慶七年進士官編修十三年充會試同考官十七年

御試翰詹公名列一等擢翰林院侍讀是年放雲南學政廿五年授

日講官秋九月擢侍講學士十一月上疏不稱

旨降編修道光九年擢右中允擢侍讀十年擢侍講學士十一年擢通政司副使十二年五月卒春秋六十有八公爲詞臣儒官凡三十餘年文學動天下而結

主知崇物望實以奏疏顯其督滇學也道河南以風聞墨吏奸民入告嘉慶十八年聞逆匪林清變疏稱中禁嚴密若輩敢闖入肆猖獗則圓明園距都城遠尤宜備其擢學士也適值

仁宗升遐後疏稱方今時勢所急惟崇君德正人心飭官方三者爲尤要

今上召見凡

稱所言都是者三其復遷學士也疏稱西域逆回滋擾不難鋤慝於目前而難弭禍於日後欲請於喀什噶爾添重兵控制安集延俾回人不敢窺伺且其地密邇英吉沙爾葉爾羌又東南爲和闐皆有水草可耕

牧宜募民屯田以備戰守更請

慎簡大僚無分滿漢務得讀書識大體者任之以廉靜寡欲者佐之其遷通政司副使也適湖南北江南江西浙江皆大民與鹽梟糾合易生事鹽梟不盡去終爲巨患緩治之則養之則召禍速故欲禁其妄行必先謀其生路復請變通鹽法趨產鹽地收買隨時納課收課之後卽不必問其所往俟鹽紆卽令課歸丁不限疆域二疏俱留中公課士嚴而恩廉閣手畫懇懇忘倦必其人領悟乃已演士翹穎者多出其門來就公問業或就公廬止舍凡四方士經指授者皆砥躬礪行自立而公文壇老尊宿之譽日益四馳知與不知皆欲乞書爲詩文師大蘇賦駢體俱師唐宋書由歐陽率更入晚乃倣亦作墨績嗚呼卽所造就已必傳無疑而公所學深醇實能源以生平所讀書反諸身驗諸事爲當世拯溺抹焚之具加摯急公忘己有所見聞必獻之於

當亡或冀一行卒也屢荷

褒擢駸駸乎且大用而公衰病不能待矣史稱陸宣公言本



如丹青如公其庶幾乎配汪氏以其妹爲繼室子剛曾殤以猶子條曾爲嗣女二長適程慶華次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縣某山之原銘

曰弋名者鳴其利私其實也緇名者鳴其名沽其直也倦懷於君國近不暗遠不唵不叩而必鳴其言夷且貞請以觀先生

又通政使司副使顧公墓志銘

張履

通政副使顧公以文章氣節負時望年六十有八於道光十有三年五月十三日疾卒京邸其子條曾將於明年某月歸葬吳縣之某鄉奉公遺命以狀來索銘履於公爲鄉後進公特深相知折年位與交故不敢辭公諱蕤字希翰一字吳羹號南雅先世江甯人明中葉有諱鵬者徙居吳縣之碧鳳坊五傳至國本歲貢生私謚貞孝崇祀吳郡名賢祠子翊長洲縣學生有聲復社公之高祖也曾祖諱漸國子監生考授州同知祖諱階升考諱應昌皆國子監生累

贈中議大夫妣汪

贈淑人公自少工書善詞賦爲文清峻有風格極爲錢少詹事大昕所稱以嘉慶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年授編修十三年充會試同

考宮十七年擢侍讀督學雲南道經河南北以風聞墨吏奸民入奏謂  
不該橫治恐釀成巨惡

睿廟以問大臣大臣顧微其事不為意明年遂有滑縣之亂公在滇為  
條約示諸生以正心術端行誼為首而次之以治經史辨文體每按試  
所至聞有束修士必進而禮之暇日與諸生講學五華書院手書朱子  
白鹿洞規刻石壁聞又於節署西偏顏其軒曰樹木擇士之才而貧者  
留讀其中使滇四年凡所甄拔多有本末可觀滇中人文由是丕振還  
朝充

日講官

今上卽位授侍講學士疏請停捐例再疏以崇君德正人心飭官方三  
事為言奏入

召對中正殿

上稱所言是者三公以是益感激思奮時有

旨許大員子弟考試軍機章京公謂貴介居密地大不便請回

成命乃止會左都御史松筠除熱河都統奏疏留之失

上意降編修道光九年遷右中允先是嘉慶間

國史館進呈公所撰和珅傳已經人竄改

睿廟怒其無以傳信

嚴旨詰問旋總裁以公元慶進

睿廟深是公而奪竄改者官

今上閱

實錄至此嘉公能直筆因言前保留松筠事必非阿私故有是擢未幾

授侍讀十年復侍講學士當是時

朝廷既以兵定逆回張格爾亂方圖善後策公於謝

恩口即上疏請於喀什噶爾沿邊增置重兵以控制安集延俾回人不

敢窺伺又其地密邇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皆有水草可以耕牧宜募

民屯田為戰守備更慎簡大臣無分滿漢務得讀書識大體有方略者

畀之此任而以廉靜明信能拊循民回者為之佐庶可永永無事明年

遷通政使司副使時湖南北江江浙江西皆大水而有司方嚴設私

鹽公以為飢民與鹽梟合易於生事復上疏謂權鹽之法莫善於課歸

場竈尤莫善於唐劉晏縱其所之一言見兩淮鹽場湮沒三江兩湖勢

必仰給蘆粵宜聽民往販而納其課俟鹽場產行復即令課歸丁辦隨

人販易勿分疆界事皆下所司公秉性嚴正議論必依名節爲諸生時  
有同學子辱於吏以公憤成大獄吏羅織甚急同事者多屈公獨詞色  
不撓會

朝使廉問事得解在滇劾一教官遂摭拾公刻書事誣以營私公上疏  
自陳

睿廟知公深僅以違例奪俸其以言松筠事左遷也歷九年不調而公  
意氣不少衰及起降謫之餘疏章驟上或謂慮瀆

聖聽公亦不顧也自公卒後  
天子以畿輔久不雨

詔求直言

朝野追思公者謂使顧公少留必有格言讜論裨益

國家而公不及待矣嗚呼是可惜也夫公凡再娶皆汪氏兄弟也先後  
封贈俱淑人子剛曾蚤卒以從子條曾爲子孫二長承祖遺命爲剛曾  
後女二長適吳江程慶華次側室劉出尙幼所作有詩文奏疏若干卷  
滇南采風錄二卷藏於家銘曰

吳中先賢滄唐陸贄而公法之慷慨言事滇中建學昉漢王追而公迹

之厥化大施公有本原惟實是既以禮執喪推產同氣公之詞翰重似

球琅我舉其大休有烈光英英毅魄闕於幽宅撫訶萬年毋隕斯刻

誥授通議大夫致仕光祿寺少卿卞君墓志銘

陳慶鏞

致仕光祿寺少卿卞君諱斌卒於家其孤乃銑以君之喪葬某縣某原  
前期因其戚姚君承輿郵狀京師以幣乞銘於晉江陳慶鏞余未識君  
竊聞其所治經若易若書若說文心焉企之及觀其爲政則又與古人  
之出處輒相合且重以姚君之請知其取友端其言可信君歟歷中外  
三十餘年爲吏去觚角絀雕琢然於義所在必侃侃以爭故總匯西曹  
平反多賴以治出知常州有疑獄懸之久矣前官莫得其狀君至鞫之  
伏遂發歲旱督濬洪濟河石塘灣戚墅壩廝丹陽以下諸水皆通譏請  
帑發振并捐廉爲倡得活者一百二十餘萬人按戶句稽輒當所屬邑  
武進陽湖額徵多百稅無出君上其事請豁并核減桑棗幾緡二千有  
奇人稱惠紅教興禽渠而外皆不治人稱慈俗尙五聖祠國若狂無敢  
問者君命毀爲民居人稱勇權蘇州五閱月而清釐者四百餘訟人稱  
公與明遷廣西左江道甫蒞篆卽陳情歸常之人聞之宣樂導扁至其  
家往來跪候不絕道光八年養畢復之粵如其任未卽篆奉權嚙政綱

畢治到左江適越南內訌震動我邊邑搖惑我民人防彌有堵而四竟  
爲之帖然西隆貞豐師宗數衝道賊起爲踞聞息星行案治吞舟之魚  
得無漏網署梧州南甯各郡其剖斷視蘇州其興除視常州攝陳臬事  
值夷氛告警督郵政甌脫皆無塵

天子嘆其材遷內卿未上病羸乞骸骨歸主講紫陽書院時復留心民  
瘼遇水溢倡議捐振蘇大小村鎮一萬二千餘戶日桑梓蒙其沐余觀  
史書所載朱邑治桐鄉龔遂治渤海數事已足稱道君之事多矣其與  
相似否必有能辨之者而其所學又能多發明前哲解易乾用九爲乾  
體坤用卽繫辭取諸乾坤者是坤用六爲坤體乾用卽禮運吾得坤乾  
者是書六宗爲殷周方明九江爲南江其說皆精至說文一書詣力獨  
瘁據敘目引經皆古文疑敘以篆文合諸古籀乃後世孱人語書中正  
文引經者正字卽古文雖附有古文不足信重文引經者重文卽古文  
雖先以正字不足疑如韋革部首皆秦篆非古文窳壯重文皆古文竝  
非篆籀廁从古文統不應以廁爲是籀非古人部多古文不應以人爲  
非古是籀皆近時段桂諸家所未辨者而能辨之經餘復兼及天文五  
行壬遁醫筮堪輿於經有易經通解三卷尚書集解三十卷論語經說

二卷小箋二十卷樂經補說二卷於小學有說文箋正十六卷合敘例  
爲二十卷七經古文考一卷聲律二卷集古文字略五卷於雜家有緯  
雅三卷粵西風物略二卷刻鵝集三卷卞氏宗譜十一卷外復有詩文  
賦若干卷梓者行於世未梓存於家君字叔均號雅堂其先濟陽人今  
爲浙江歸安人曾祖宗洛祖榮光考期元皆以君貴

贈封如其官君弱冠以古學受知阮文達公補弟子員嘉慶戊午舉於  
鄉辛酉成進士改主事籤分刑部充提牢廳補山東司主事奉天司員  
外郎江西司郎中出爲江蘇常州府知府轉廣西左江道擢光祿寺少  
卿其署篆於府則蘇之蘇州粵之梧州南甯於道則廣西之鹽法右江  
之兵備在粵三署按察使一署布政使前兩充同考官一丁卯順天鄉  
試一己巳會試退隱凡十年以道光三十年八月初二日卒年七十有  
三母孫氏

贈淑人三娶車章孫側室胡子四曰乃銑乃譚乃詢君葬於卒後  
明年是爲咸豐元年某月某甲子銘曰

幼而聰天性粹也老而勤六書邃也出而仕於  
朝職厥位也退而隱於家澤下洎也於古循吏當無異也抑曰文苑尙

或類也銘而存之備史志也

陳通議傳

潘蔚

武林陳通議與予交聞余相砥則悅病之日猶然也既歿其嗣蘭培出其私志言行以示予予固知通議所以爲志者也益不能無悲也通議名鴻字叔誠號午橋錢塘人嘉慶己巳進士由翰林編修同考順天又典試山右歸遷江南道監察御史典試河南協理京畿道轉兵科給事中視學滇南晉光祿寺少卿遷通政司參議癸巳二月卒年五十有四性剛果而好廉察不可懾以利害每交游好以直言犯之初入諫院慨然以中外積習士吏風俗爲己任每獨坐一室飲食爲之不怡夜然燭禁家人近戶牖明日必有陳奏言必自貴者始無所避其子澍培每窺錄之得十餘事多見

上諭恆可風者常曰居官惟求存心吾所言未必可行所行未必有當獨此心不敢欺也每至一官輒得其前後宿弊稽查銀庫以戶部素爲利害渴不飲吏茗凡所陳諸弊後發覺悉如其言吏抵法泣曰陳公在吾輩不至此也嘗與人共一事儕憚其嚴約爲兄弟令子女父事之君大喜與飲食已謂其子曰汝父今吾弟矣無食則語我事爲吏欺吾不



能釋之矣其接物類如此爲學使時入滇境卽訪悉向日陋習支應除之與輿夫問晴雨稍及山川物產潛得胥吏因差科擾狀稽役徒甚眾無賂者飢且憊不得歸事田畝暮抵館迹至吏室吏方記所斂材物舒冕千餘翼笑曰是爲我饌耶我口八九尺不能吞此得其籍以付縣令自是所過民不知役其摘伏類如此自爲通議益讀書聞四方利弊輒色動如身當者壬辰冬燕地多飢人勸人收養不餘少力病中聞樹聲以爲兩日歲今當豐民可樂也此以知其內之難自忍也通議有子四人蘭培澍培繼培豐培澍培侍疾瘁先歿君卒之日呼三子庀喪具禁佛道事并俗習之踰於禮者此以知其毅然終不苟也嗚呼人苟不自輕志於進取雖剛柔異質純駁異量馴而勿輟皆可畏者其不年可惜也通議平日與戚洗馬善嘗其居洗馬性和通議嚴二人初無閒也然與交者多樂洗馬而憚通議蓋氣抗而寡容物之所以多砥激與

龔大鴻臚傳

潘諮

君名鏗字聲甫江南武進人也性剛果遇見卽發不轉計予嘗謂事理必熟審而後得譬如道路未有無關津閒阻者思得其理而後通君曰不然凡行義必有利害一轉計私念卽起無定識者殆矣故平生行意